

前黑蝙蝠隊員朱震口述
· 整理編輯 ·
· 文 晞 ·

口述歷史一

憶空軍特戰史之黑蝙蝠中隊 (五)

視死如歸的任務

在黑蝙蝠中隊六年的日子裡，我共計執行一百多次的任務，其中大陸特種任務分別在民國四十九年執行九次、民國五十年執行九次、民國五十一年執行七次及民國五十二年執行八次，共計三十三次。不過，除了自己所曾經深入大陸的飛行經歷外，還有隊上許多其他同仁所執行過的各項艱鉅任務，十分值得與社會大眾分享，更希望能藉此機會讓大家真實瞭解當年我們是如何抱持著視死如歸的意志，去執行每一趟可能不會再有機會回來的任務。

我空軍隨政府轉進臺灣後，從韓戰開始接受美援擔任保衛臺灣重任，同時對大陸實施情報工作；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共空軍航空兵因應我方特種任務，組成十六個夜間截擊大隊（夜航獨立大隊），部署於全國要地，以截擊我方情蒐任務機為主要任務。

惟至一九六〇年二月我軍因任務換裝 P2V-7U 型機，且至同年十月共執行四十四架次，共軍總計出動三百二十二次攔截攻擊，均無戰果，突顯其防空能力之薄弱。而為了對付我方夜間低空飛行，中共將一百零八個砲兵營與十八個探照燈連，編成十六個砲群，機動配置於我軍預期的進出口或航路檢查點，並配合各型雷達五百七十八部，經過長期的戰術研討，擬定出「積極主動、機動靈活、近戰殲敵」的地面砲火攻擊戰術指導。

而就在此期間，我空軍黑蝙蝠中隊多次深入大陸，執行空投心戰傳單、情報員及電子偵測任務，但因中共夜間截擊及地面砲火攻擊尚未成熟，故執行任務亦較無敵情顧慮；惟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殷延珊組（朱玉銘、梁燕生、柳肇純、陳光宇、孫大陸、李澤林、劉抑強、夏福瀛、楊桂辰、姚邦熹、李自民、邢漢章、黃勳）在執行任務落地前，因偏航撞上韓國烏蘇山意外失事。

談到此次任務，原是預定先行前往韓國群山基地稍事休息後，再準備進入大陸執行特種任務，但「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當年一般長途飛行，因遠離機場，故在沒有新的導航裝備之前，必須由領航員帶領，直到接近機場後，才由飛

行員依靠古老的「自動定向儀 (ADF, Automatic Direction Finding)」作為領航依據；而這次撞山失事，經鑑定後認為是定向儀未作信號確認，以致偏航，屬人為疏忽。

失事後，聯絡官林世元曾個別向有關的飛行人員解說與提示，但所有知情的人員仍須保密。或許是大家忙於執行作戰任務，這一次的事件沒有在隊上造成很大的影響，但對於我來說，知道失事原因後就不斷在心裡提醒自己，每一次的飛行都必須遵守 SOP，且對於他人所曾犯下的錯誤，都要當作是借鏡，以警惕自己應該謹慎地執行每一趟任務。



早期34中隊空勤隊員合照，圖形即為「卅四」。（轉載自《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34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訪問紀錄》）

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我隨戴樹清教官(E-635/P2V-5005)前往大別山空投情報人員。當時我擔任副駕駛，並專心執行飛行前的各項整備作業，並沒有特別注意戴教官與情報員之間的互動情形，直到近幾年我在傳鏡平《空軍特種作戰秘史：第卅四中隊及其他單位的壯烈故事》一書中，看到有關此次任務的敘述，才又回想起當時戴教官與刀疤情報員之間的對話，還有後來機組員至陽明山接受「特別招待」的經過（該次任務詳情請參閱本期第六頁《奇特的飛行遭遇》）。

其實，每每回憶起當年駕駛無武裝P2V-7J深入大陸的黑蝙蝠隊員，那股忠貞、愛國的熱忱，是否依然能傳承到每一位小老弟身上，讓空軍忠勇精神能源遠流長，我想這就是我們到現在為止仍屹立在這裡的最大支持力量了。

情報與作戰

古今中外，無論在各項戰役中，情報絕對是作戰勝利的第一要件，而在當年兩岸對峙的情況下，雖然中共武器裝備不如我們，但是在情報方面，我方卻是略顯不足。

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趙欽組駕駛P2V-7J由南韓K-8基地起飛，穿過長山列島入渤海，由臨榆附

近進入大陸，經唐山、承德、包頭、石門及連雲等地，沿途完成對中共雷達二十一座電子偵測，並空投心戰傳單；途中並遭敵機三度攻擊與高砲部隊猛烈射擊，在我機組員沉著應戰下，於海州灣脫離大陸，安返新竹。當時我們對於敵方機型毫無所知，只在執行任務歸詢時，由美方告知他們研判我方遭遇之敵機為YAK-25型機；惟日後經多方資料比對，其實當年所遭遇之敵機機型應為TU-11型機。

由此可見，我方情報作業的確是略遜一籌，而我們所憑藉的就是優異的飛行技術與熱血的愛國情操，讓我們在面對嚴苛的作戰環境下仍能多次達成任務，不負國人所託。

而執行該次任務的正駕駛趙欽教



前(2012)年，數位黑蝙蝠隊員齊聚，共同為趙欽教官祝壽，由左至右依序為高蔭松、戴樹清、趙欽、朱震與鄒立徐。

官，是我多年來所景仰、敬重的大學長；趙教官為八大隊老三十組的「四大金剛」（趙欽、秦循則、梁棣、喻可盈）之一，英挺帥氣的身影，回想當年我進入八大隊時，教官即為我當時的偶像。趙教官為人和藹，待人親切，雖然我在八大隊時沒有機會與他共同執行任務，但是我在三十四中隊的第一趟P2V-7J大陸任務，就是在他的帶領下所執行。

趙欽教官個性穩重，具備良好的飛行態度與觀念，對於我們小飛行員的各種問題，總是能耐心地為我們解答，讓我獲益良多。而在蝙蝠中隊相處的時間裡，讓我們培養出良好的師生情誼，到現在趙教官看到我，仍是親暱的稱呼我「小朱震」；雖然，現在趙欽教官身體微恙，行動不便，但他永遠是我心目中敬佩的大學長，更是學習的標竿。

民國四十七年起，中共陸續實施「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等運動，造成中國大陸民不聊生，飢荒遍野，而我在民國五十年一月十二日的大陸任務中，於河南漯河、許昌地區發現大型煉鋼廠，約有煉爐十五至二十座，親眼目睹了所謂的土法煉鋼，此外前艙領航員(Nosegate)鄒立徐亦於飛機低空通過地面時，清



南爐鋼轉
建高煉。(轉
於土大。網
位察為一。站
今更即之維
靖五，跡自
群，遺載

楚看到工作人
員一哄而散的
情況，這些場
景更激發了我
們要拯救大陸同胞的愛國心理。

民國五十年五月二十日，戴樹清
教官、李德風教官與我(B-645/P2V-
506)共同執行大陸任務，期間中共
居然透過空中廣播，利用戴教官父親
的聲音勸降(有關該次任務始末請參
閱本期第五頁《奇特的飛行遭遇》)
，雖然發揮不了任何作用，但對於敵
軍諸般的勸降手段，也讓執行特種任
務的我們，對於生活周遭的人、事、
物也多著一層的警覺心。

就在空中廣播勸降事件不久後的
某日，由鄰居口中得知，對岸透過廣
播祝賀我喜獲麟子，當時我深知此為
中共心戰的手段，故不予理會而部隊
也未因此而對我實施調查；或許是因
為我們這群連生命都拋諸腦後的飛行

員，怎會輕易因簡單的心戰技術就變
節呢！

總之，無論是親人的空中喊話或
是地面電臺的指名廣播，都絕對不會
影響作戰人員對國家、責任與榮譽的
信念！

痛失英雄

如前所述，當時中國大陸爲了要
有效擊落我進入內陸的飛機，以定點
方式部署地面砲火，尤其著重在東北
地區，其中當然也有部分原因爲中韓
邊境一直都是重點駐守地區；而中共
不僅在東北地區部署了嚴密的高砲部
隊與照明大隊，同時不斷分析研究我
機的航向與路徑，以制定新的戰術戰
法，尋求擊落我機的任何機會。

民國五十年十一月四日，葉霖組
(尹金鼎、蔡文韜、南萍、陳昌惠、
岳昌孝、張桂圃、朱振三
、陳昌文、李惠、梁偉鵬
、程度、周迺鵬)駕駛
(B-121/PV2-572)自新竹
起飛，於江蘇東台附近進
入大陸，經鹽城、臨沂、
石門、北平、山海關與秦
皇島等地區，空投心戰傳
單並完成敵雷達信號十
四處等偵測任務；期間
多次遭敵MiG-17與配備



英雄上尉、(者：隊
：葉霖中校、喻經國士、
南萍少校與周迺鵬中士、
轉載自《北斗星下的一黑
空軍第34中隊——訪問
口述歷史紀錄》)

MUSH ROOM雷達之TU-4型機截
擊，我機左翼不幸被砲擊破片穿洞約
三吋多，惟在機長葉霖教官冷靜帶領
下，臨危不亂，迅速脫離，並於次
(五)日凌晨三時三十分負傷後安降韓
國群山基地。

六日下午五時兩分，葉霖組經過
短暫休息與裝備檢整後，由南韓群山
基地起飛，準備進入大陸東北執行電
子偵測任務。該次任務預定航線爲瀋
陽、長春、哈爾濱與牡丹江等地區，
但我機於遼東半島受敵伴動雷達探照
燈引入早已部署好之高砲陣地，一片
火海，短短三十秒鐘即爲敵所擊落，
全體機組員壯烈犧牲！

現在回想起這次任務，我認爲機
組員第一天經歷十幾個鐘頭的飛行任
務，加上與敵機的多次遭遇及地面砲

朱震的飛行日記中，滿滿記載了葉霖教官的諄諄教誨。



▲儀器是飛轟炸科的本錢，努力學習用心研究，將來在壞天氣中飛行才能有安全。

▼現在你已單飛，技術不進步就是退步，停滯不動是沒有的，用心學習努力研究，使其能成爲一個理想的軍事飛行員有厚望焉！

▶記住飛行如大意粗心，造成的過失是無法賠償的。



火的攻擊負傷，僅僅休息一天就繼續執行任務，可想而知，機組員龐大的精神負荷，或許直接、間接地影響了判斷能力與即時的反應；加上，中共方面對我機作業情況與航向已有所掌

握，故在刻意佯攻、製造陷阱的情況下，才如此容易將葉霖機組擊落。葉霖教官是我官校高級組的指導教官，當年在傳授我們飛行技術時，總是能以鼓勵代替責罵，用心的指導我們；而後在八大隊與教官再次相遇時，逢年過節我都會到教官家中拜訪作客，兩人也建立起深厚的師徒情誼。直到進入黑蝙蝠中隊，因爲在當時背景與任務需要下，身爲情報人員的我們，無法像過去一樣的親密，只能將這份師徒情誼轉化於公事上了，如當時葉霖教官任三十四中隊作戰長時就找了我擔任他的參謀官，並於那次打破紀錄的RB-17長途飛行任務中，首先挑選我作爲他的副駕駛等，都是延續我倆這份情誼的機緣！

而當時飛機被擊落的消息傳回隊上後，我內心相當難過，但是卻不敢哭出來。回想起過去與教官相處的一切，都只能深藏於心。現在談起這些有些

感嘆，因爲身爲一個情報人員，好像喜怒無常，甚至會有真正高興時是在假笑，而真正難過、痛苦時臉上還要保持笑容，讓人無法猜透，那種滋味相當不好受，但在當時的我們也只能接受，實在有點殘酷。

超低空飛行

民國五十年四月一日，郭統德隊長自空運大隊調任蝙蝠中隊隊長（任期爲民國五十年四月一日至五十二年一月八日，約八個多月），郭隊長爲官校十五期，爲人和藹可親，外交能力強。

到隊後在短時間內，郭隊長即分別於六月十五日（E-655、李德風、蔡文韜）、七月十二日（E-658、尹金鼎、蔡文韜）與九月六日（李德風、蔡文韜），執行過三次大陸任務，我則於十二月七日（E-130）與隊長共同執行他的第四次任務；或許是因他調任本隊隊長前，超低空飛行的機會較少，因此在那次的任務中，我感覺隊長忽視了超低空飛行的難度。

而就在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八日，郭隊長（崔傑石、梁如年、李滌塵、劉敬賢、鍾熾藩、喻經國、虞祖培、張漢生、楊文成、薛洪吉、考振芬、高銓）駕P2V-710號機自新竹起飛，執行電測大陸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及

民國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周以栗、陳元諱、鄒立徐、王守信、汪洽、陳白濤、馮成義、黃克成、邱玉鉉、王鴻鈞、丁菊湘、徐雅林、張其瑞）駕駛P2V-630號機由新竹起飛，於青島西南大珠山北麓進入山東半島，經高密、濰縣、昌樂及壽光等地區後再由羊角溝出海，沿山東半島北岸東飛繞經蓬萊、煙台、威海衛與石島後，在沿半島南岸改向西飛至海陽等地區，沿途空投心戰傳單、小型武器、收音機，並完成對敵十五座雷達之偵測任務。

這一次的任務中，我們在濰縣地區遭遇敵機空中攻擊，我並不瞭解是什麼機種，事後只有領航官鄒立徐曾清楚看到是四發動機的轟炸機跟蹤著我們，並多次向我機開槍射擊，我電子官雖曾使用雜音干擾MUSH ROOM雷達，但其效果不甚理想，敵機仍能辨識我機之方位，繼續纏鬥，但我機以低空及靈活的迴避，使其無法瞄準，成功脫離敵機與高砲之攻擊，安返基地。

該次任務中所遭遇的四發動機轟炸機就是中共經改良後的TU-4型機，而因共方歷史記載之機密文件無相關戰果紀錄，故亦無過多的敘述。但該型機因裝備雷達可直接搜索我機方

TYPE OF WEAPON	MISSILE PROFILE					DATE	TESTING RANGE
	WEIGHT	WING SPAN	LENGTH	DIAMETER	WING AREA		
P2V-7U	150	22	40,000		71 Jan. 1953 141 Apr. 1953	Jan. 1953	Lakehurst (AFB, NJ)
P2V-7U	200	24	45,000			Oct. 1953	Albuquerque
P2V-7U	100	12	15,000			Nov. 1953	Albuquerque
P2V-7U	150	22	40,000			Nov. 1953	Albuquerque
P2V-7U	150	22	40,000			Dec. 1953	Lakehurst
P2V-7U	150	22	40,000			Jan. 1954	Lakehurst
P2V-7U	150	22	40,000			Feb. 1954	Albuquerque
P2V-7U	150	22	40,000			Mar. 1954	Albuquerque
P2V-7U	150	22	40,000			Apr. 1954	Albuquerque
P2V-7U	150	22	40,000			May 1954	Albuquerque
P2V-7U	150	22	40,000			Jun. 1954	Lakehurst

依據美方資料，清楚記載我空軍第34中隊的P2V-7U，於民國53年3月至56年1月曾使用響尾蛇飛彈。

位，無須再受限於地面戰管，故對我P2V-7U造成極大的威脅。而自從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趙欽組遭遇TU-4型機後（當時誤判為YAK-25），陸續又與其遭遇有二十多次；爲了因應敵TU-4的干擾與威脅，中美雙方研究我P2V-7U攜帶響尾蛇飛彈的可能，並召集當時部分機長接受實彈射擊，我也有幸參與了一次的實習，操作其實很簡單，主要也是纏鬥間佔位與射擊時機的掌握。

後於民國五十三年三月，響尾蛇飛彈正式列入本隊裝備，並在同（五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孫以晨組於大陸東北萊陽被照明彈目視擊落後，經大陸方面地毯式的搜索，即已發現該架飛機上攜有四個響尾蛇飛彈！

會上針對MIG-17對P2V-7U的「看不見、抓不住、打不中」實施深入研究，最後於民國五十年三月由瀋陽軍區提出了「破三關」的新戰法。

此三關分別是：

- 一、發現關：由地面雷達與機上雷達及時發現目標。
- 二、截獲關：攔截佔位，雷達瞄準天線抓住目標。
- 三、射擊關：掌握攻擊位置，依「靠、調、推」的要領，準確瞄準射擊。

後於民國五十一年六月，中共空軍司令部研究分析了歷次的空戰紀錄，經歸納、整理後，提出了相關訓練與作戰對策，就是在極短的距離與時間內，迅速完成一系列接敵動作。根

中共的破三關
從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至五十年底，兩年半中，我空軍P2V-7U深入大陸六十餘次，共機起飛三百五十五架次實施截擊，無任何空中擊落紀錄；因此，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共軍於作戰檢討

據計算數據，距離兩千公尺時進入尾後，一千兩百公尺時使用機上雷達，放下二十度襟翼，減速到三百五十五K/H（兩百二十M/H每分鐘三點六哩；22V-7J約一百八十M/H每分鐘三哩），八百公尺時雷達抓住目標，六百至兩百五十公尺時開砲，並於一百公尺時脫離。全程總時間為四十秒，而中共也要求飛行員在十六秒內完成從發現、截獲、瞄準到射擊等一系列的動作。

就在中共不斷研究新攻擊對策同時，我方依然繼續執行大陸偵蒐任務，直到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周以栗組（陳元諱、黃繼鑫、馮成義、黃克成、薛登舉、李文駿、王守信、傅永練、汪洽、卞大存、彭家駒、程克勤、楊思隆）駕22V-7J由新竹起飛，由浙江寧海東南進入大陸，經天台、仙居、淳安時遭遇敵機攔截，但未受損害繼續執行任務；後入安徽、江西，再經九江至湖北咸寧、崇陽，復入江西高安、樟樹附近發現敵機多駕次起飛攔截，並於江西崇仁遭MiG-17目視擊落，全體組員壯烈成仁。

根據執行該次空戰任務的中共飛行員王文禮所述，當日他與周以栗組纏鬥了三十七分鐘，曾有兩次機會攔

截我機並開砲攻擊，惟因角度和速度落差太大，開砲未能擊中；直到第三次，他抱持著不脫離的準備，無論是否違犯規定，只要能將飛機打下，就是撞死也願意。

以下為王文禮描述當日空戰之情形：「有了上一次用目視發現敵機的經驗，當雷達發現右十度，三點二公里的目標時，立即減速跟蹤，在一點六公里時出現干擾，目標向右機動，從干擾的雜波中還可以看出真目標，一直緊跟著，目標又向左機動，即刻壓坡度跟上，速度已減到接近失速，雷達目標消失。依上一次經驗，抬頭向外搜索，突然在左前方十度，約



民國52年6月19日周以栗組於江西遭敵機擊落的作戰航跡圖。

兩百至三百米處，發現飛機輪廓和火光，相對移動不快，約在一百米時按砲兩秒鐘，還沒看到炮彈是怎麼出去的，就看到機身上火苗竄了出來。」

這場空戰，不能不說是運氣，相信我機必定已全力執行干擾與迴避，倘若不是敵機一次攻擊，就僥倖擊中要害，我機仍能以降低高度或大角度轉彎脫險，就如同民國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陳章相組駕駛P2V-7在武漢東南被MiG-17擊傷，和民國五十年一月十七日李德風組駕駛22V-7J在大陸西南被擊傷，兩機組員最後皆安返基地。只可惜，這次幸運之神所眷顧的不是我們……

每一場戰役都是殘酷的生死之鬥，也是命運的安排！當天的任務，我被安排在預備組，知道周以栗被擊落後，我想起準備執行任務前，周以栗一跛一跛的走進任務提示室，詢問之下才知道他在前往基地的途中，騎摩托車不小心摔了一跤，我當下即問是否要我代他執行該趟任務，周以栗拍拍褲管，表示身體狀況沒問題可自己執行。如此的意外與結局，讓我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回想起來，仍是無限的感慨！

照明攻擊

一直以來，共軍千方百計設計捕

捉P2V-7U，而我「黑蝙蝠中隊」則在每次任務後，依據敵情分析、檢討、改進；因此，無論裝備或作戰技術，皆讓中共十分困擾。

民國四十九年九月，負責山東沿海地區空防重任的中共海軍航空兵部隊，為阻絕我機入侵，研究出「照明攻擊」戰法，並由海航四師的IU-28轟炸機擔任投擲照明彈，海航三師的MIG-15PIS殲擊機擔任攻擊，勤加演練此一新戰法。

翌（五十）年五月九日，戴樹清教官、尹金鼎教官與我E-103/P2V-5060執行大陸任務，於山東半島遭遇中共第一次照明攻擊，因當時共軍缺乏實戰經驗，故該次攻擊未能成功。五十年七月，中共重新組建照明攻擊大隊（番號第八大隊），並積極展開訓練，以IU-28轟炸機作為照明機，織五（仿MIG-17）和MIG-15作攻擊機，歷時兩年進行一千多架次的實兵演練，其中照明彈實彈投擲達一百餘次。

五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我與李邦訓、關伯平（P2V-650），執行大陸任務，於徐州南部平原遭截擊，照明機三次進入，但因佔位不佳未能投彈，直到第四次才投下十二枚七十五公斤的照明彈；投彈後，織五機立即進入

目視攻擊，敵我纏鬥過程猶如老鷹抓小雞，亦像水裡捉泥鰍！整個空戰過程，中共計開砲十三次，直至砲彈用盡，未能擊中，繳羽而歸。

五十二年八月，中共海軍航空兵反覆研究我P2V-7U自民國四十七年以來共入侵七十一次的情況，並找出其活動規律，研究雷達三百七十九種波形變化與一百多個反機動處置預案；最後，訂出另一個改良的「破三關」：

一、引導關：以「壓航跡法」或「切投法」，掌握反敵機動的措施，及時引導攻擊機佔位。

二、發現關：著重擴大照明區，增強照明亮度，在實戰中採用十二枚九十公斤的照明彈。

三、攻擊關：參考民國五十一年六月計算數據，從目標形成十五至二十度尾隨爽角，在十六秒鐘內完成射擊。

而中共在此研究、訓練期間，仍不斷對我實施照明攻擊，如五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孫以晨組在廣西羅定附近，即遭遇敵照明攻擊。當日，中共派遣兩架

MIG-15分別攜帶六枚七十五公斤照明彈，充當照明機，並由另一架米格教練機作攻擊機，但因未照中目標，無功而返。而此次作戰同時突顯了中共南方攔截能力較差。

就在中共研究出新「破三關」後，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十一日，孫以晨組（葛光遠、蕭建高、邱玉鉉、何家卓、曾德成、古可模、歐陽可儉、徐啓信、汪鴻鈞、陶有幹、丁菊湘、彭才源、張治君）駕P2V-5060號機自新竹起飛，執行對大陸華北地區之心戰空投及電子偵測任務。期間，該機於莒縣、壽光、昌邑及平度等地區，先後遭遇敵TU-4及MIG-17攔截達八次之多；後於晚間十一時四十分，在山東萊陽西北之畢郭集遭敵MIG-



戰「照明攻擊」的「破三關」年圖，費盡千辛萬苦，始於民國53年6月11日將我孫以晨組擊落。圖為當日任務的作戰航跡圖。

以照明彈的引導下擊落。

該次的照明攻擊亦非一次就成功，第一、二次皆因判斷錯誤與我機的機智反應而失敗，直到第三次共軍採用反機動的快速「切投法」，投下十二枚九十公斤的照明彈，並全數照亮，而攻擊機在兩秒鐘內即發現我機並予以開砲攻擊，我機在共方針對性、計畫性的攻擊下，面對三次以上之射擊，最後還是難脫離險境，為國犧牲。求仁得仁，孫隊長已盡了最大的奉獻！

前中共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曾表示，中共爲了打下我P2V-7U，出動了六百架次，才打下兩架（記載於前中共空軍副司令林虎《捍衛祖國領空的戰鬥》一書）。但其實這兩架被擊落的飛機，第一架是意氣碰運氣，第二架則是費盡苦心，運用原始的目視戰法達成擊落我機的目標；用相對落後的裝備、技術，制勝優勢裝備技術的戰例。當年，共軍的進步，可說是在雙方的犧牲下，才有如此的戰果；但是戰爭的結果，又何嘗不是兩敗俱傷，何來輸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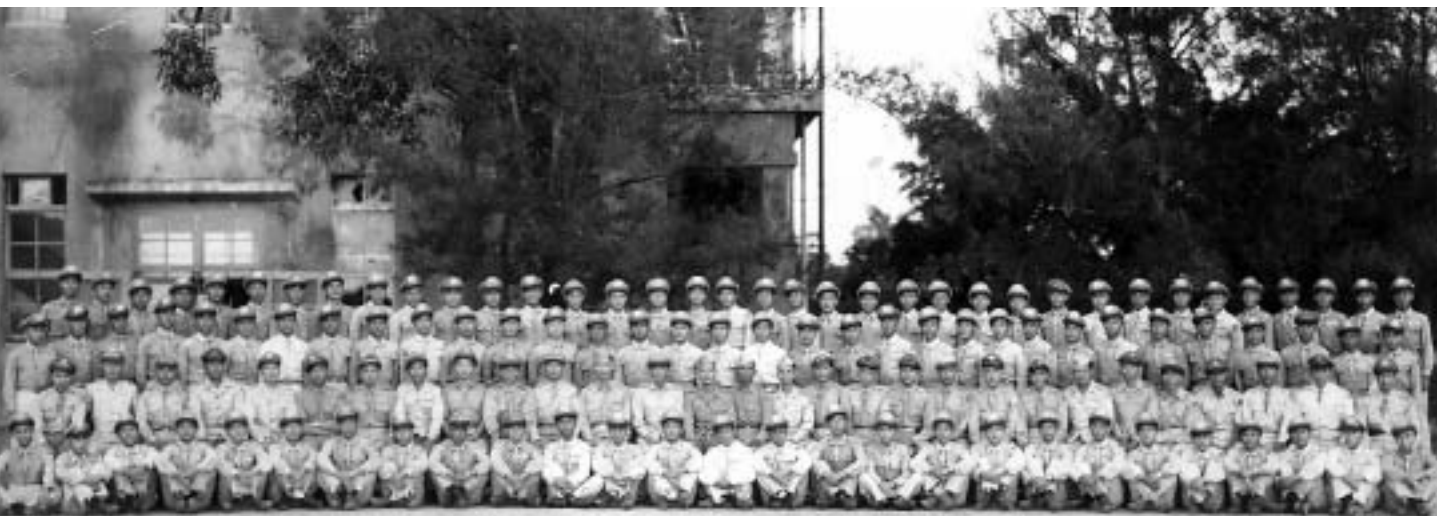
被遺忘的任務

黑蝙蝠中隊以P2V-7U型機執行深入大陸的情蒐任務，在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十五日，由關伯平組在廣州附

近實施最後一次的電子偵測任務後，正式結束。而中隊後續執行如金鞭計畫等其他特種任務，直到民國六十年十二月，第三十四中隊裁撤，才停止偵察任務。而期間共執行特種任務達八百三十八架次，先後有十五架飛機被擊落或意外墜毀，殉職人員達一百四十八名，佔全隊三分之二。

多年後，我有機會調閱空軍特戰史，仔細與我個人的戰績表相對照，發現其中有幾次我所執行的任務未被登載於戰史中，或是資料有誤；而爲什麼沒有紀錄的原因，我想可能是當時大家都專注於作戰，因此個人戰績表上雖有記載，但是負責綜整作戰資料的承參卻多有疏漏，才會造成現今的狀況。

不過，我相信即使戰史上的資料有所疏漏，也不會因此而抹滅掉每一個曾經無懼生死，深入大陸執行任務的黑蝙蝠隊員；六十年過去了，我依然佇立在這裡，依然是滿腔熱血、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訴空軍健兒們，過去我們捍衛家國的使命，已承傳到諸位的肩上，時代、科技或許在改變、在進步，但不變的是你我對國家、對空軍的熱忱。現在開始，勇敢大步邁向你的人生，創造屬於你自己的不凡故事吧！（全文完）



近期在高興華先生協助下，取得此極爲珍貴的空官校30期同學合影（第1排左6即爲朱震）。